



## 我的母亲与“海市蜃楼”

■ 张和英 / 口述 陈桂珍 / 整理

说起“海市蜃楼”，很多人只觉得是传说，但我是实实在在亲眼看见过的。20世纪40年代我出生在普陀的葫芦岛上。岛上人喜欢把葫芦岛称为葫芦山，葫芦山、葫芦山，大家都这样叫的。我想，是不是与旁边的普陀山、洛迦山相对应呢，既然都是山嘛，就葫芦山了，叫习惯了也蛮好听的。

葫芦山就在海天佛国普陀山的亲旁边，贴隔壁。普陀山属于佛教圣地，每年香火兴旺，游客如云。而葫芦山属于纯渔区，岛民绝大部分人捕鱼为生。比如我家上代都是渔民，到我父亲这代依然捕鱼为业，我母亲做女短工，现在称为裁缝师傅。那时候的裁缝师傅，一般都是上门做衣服的，不像现在基本上都在家里或者店铺里做。我从有记忆开始就晓得母亲的裁缝手艺是相当了得的，母亲有一双巧手，她做的衣服、帽子，绣花的穿珠的，一件件都像工艺品一样让人爱不释手，岛上人家娶媳妇啦嫁闺女啦，都要请我母亲上门做个十天半月的，我也听很多人说起我母亲的许多故事。当年我母亲生下我刚刚满月，家里就来了一帮人，有人抢剪刀，有人抢熨斗，有人抢木尺，都希望母亲能够第一个到他们家去做活，其中有一人最聪明，直接抱起了刚刚满月的我，抢到了我，就等于抢到了母亲去他们家做女短工的最大资本。于是，母亲就出发去这家工作了，我也跟着母亲走东家走西家，成了母亲身后的小尾巴。

到我懂事开始，母亲外出做女红，我一般不跟了，乖乖地独自在家。有



一次早上大约7、8点钟光景吧,天空灰蒙蒙、阴沉沉的,我正捧着饭碗,在家门口的矮墙边看着眼前的大海,突然,海平面的天际线上出现了楼台城郭,一列马车载着头戴皇冠的人缓缓驶过,那人就好像是皇帝一样,头上的皇冠还有一条条垂旒抖动。我看得目瞪口呆,旁边有同伴也捧着饭碗跟我一样好奇,等天气好转,太阳慢慢爬上海面,“海市蜃楼”就消失不见了。

晚上,等母亲回家,我就问母亲,大海上为什么会出现车马皇帝呀?母亲告诉我说: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叫作“现城子”,文雅点叫“海市蜃楼”。因为这里有个塌东京,涨崇明的传说。哦,还有故事呀,小时候的我是最喜欢听故事啦。母亲告诉我说:传说在远古时代,有一个东京城,是与大陆连在一起的,当然这个东京不是指日本东京哦。这东京城地广物博,物产丰饶。那时的东海只有现在的一半大,靠西的大洋都是东京辖地。玉皇大帝派敖广治理东海,派妙庄王治理东京。敖广早想扩展地盘,无奈北有北海,南有南海,都有玉皇大帝的界碑,分毫挪动不得。唯有东海与东京的壤界,因海陆分明,玉帝没有立碑。于是敖广向天庭玉帝奏本,这个东京城里的人呀尔虞我诈、善心尽失、不敬天神、抵毁天帝。玉帝听了恼怒万分,降旨要塌掉东京。八仙中的吕洞宾听了心里十分不安,急忙奏道:“玉帝,东京造成如此混乱,都是那些贼子搅得,与天下平民好人无关呀!”玉帝就派吕洞宾到东京城里去察访。

吕洞宾变成了一个卖油郎,来到东京城闹市区开了家油店,上写“勿过秤油店”。门上贴了幅对联,上联为“铜钱不过三,”下联为“香油可超万”,横批为“心安理得”。凡是来买香油的人,吕洞宾一概收三个铜钱,至于油舀多少,悉听买主自便。瞬间,买油者蜂拥而至。一日,葛玄前来买油,同样付了卖柴赚来的三个铜钲,舀满一大瓶油回家。他高兴地告诉娘说:“娘,今天运气真好,东京街上开了一家油店,只要付三个铜钲,油随人舀。看,我也舀了一瓶。”娘听了道:“做人不可贪心,依不能因为人家信任就好乱来!快将多舀的油还给人家!”葛玄听了娘亲的催促,赶路进城,将多舀的油送回油店。

吕洞宾见了暗自高兴,东京毕竟也有好人嘛!就对葛玄嘱咐道:“西门城门前有一对石狮子,依每天早上路过时看一看,如果发现石狮子眼里



流血了,就是讲东京要沉掉了,依赶快逃命去吧!记得不要回头!”

第二天葛玄路过卖油店时,发现店和人都消失了;急忙回家把事情告诉了娘;娘沉思片刻,建议儿子每天早上去看看。

于是葛玄每天天不亮就去石狮前看一看;不料,这一举一动被一杀猪屠夫看到,问其原因,葛玄为人老实厚道,如实相告。屠夫听后哈哈大笑,决意要戏弄他一番。第二天早上出摊时,屠夫将猪血偷偷涂在石狮的眼睛上。

早上葛玄路过又去察看,果见石狮眼睛流血,急忙回家背起老母边逃边通知邻里乡亲。刚逃出门,就听到后面地就塌了,轰轰响成一片,海浪翻滚,吓得葛玄一个劲地跑。葛玄在前头跑,后头的地面就塌。逃到舟山时,已跑得精疲力竭,再也跑不动了。老母叫儿子放下,要死要活,听天由命。刚把老母放下,塌地就停止了。

妙庄王失去了东京,便请人去天庭求情。玉帝念他是多年老臣,就涨了块崇明岛让他去治理。东京城塌了以后,东海就变成现在这么大了。那么按照我母亲的说法,现在的东海下面是否还有城子呢?

葫芦山的“海市蜃楼”,我看到不止一次两次,在我童年时光那是经常有看到的。一直到我15岁离开葫芦山外出求学,六七十年了,后来再也没有见过。

“海市蜃楼”最早见《史记·天官书》:“海旁蜃气象楼台,广野气成宫阙然。”北宋沈括所著《梦溪笔谈》中的也有一篇“异事”,写“海市蜃楼”的,文中有这样的纪录:登州海中,时有云气,如宫室、台观、城堞、人物、车马、冠盖,历历可见,谓之“海市”。我所看见的葫芦山的“海市蜃楼”的确跟沈括所著一模一样,我们知道“海市蜃楼”实为光线折射的作用,我小时候,每每看到“海市蜃楼”,总认为是沈家门又在拍电影了,是电影的镜头通过光线的反射映照到了大海上,形成了我看到的这个“海市蜃楼”。

我看到的葫芦山的“海市蜃楼”一般发生在春夏之交,尤其夏天比较多,冬天没有发现过。

多年没有上葫芦岛了,不知道现在的葫芦岛,还能不能看到“海市蜃楼”?